

悼！總長 念！司令

· 盧濟明 ·

風雲際會壯士飛，
視死報國不生還！



空軍飛行戰機首支幻象大隊長沈上將擔任故總長時的英姿。

青雲有路志為梯

敬愛的總長：

民國六十一年，您心繫家計，毅然決然地棄文從武投身軍旅。從那天起，中華民國空軍意外獲得了「老沈」這塊瑰寶。記得您曾是那位每次在重要慶典活動上，帶領鼓號隊，率先敲響第一音的信號鼓手，從那時起，同學們早已習慣聽「老沈」發出第一聲清脆的鼓號音做動作了，但沒想到這次聽到的卻是熄燈號，這完全不在我們原先約定的鼓號音裡，同學們全慌了、不知所措了。

民國六十八年，當您以第一名優異的學、術科成績自全六十期脫穎而出，上臺受階掛上績學獎章與飛鷹，分派志航基地部訓練隊四十五中隊受訓時，您可知道比鄰四十四中隊的老大哥學長們早已耳聞有您這麼一個「好料」的學弟即將到部受訓。果然，您也不負眾望「好樣」地成為訓畢留隊教官的不二人選，繼續帶飛作育英才、培訓雛鷹。與您共事過的空軍袍澤，始終對您天賦異稟的絕佳口○讚不絕口。大家都喜歡您平易近人的共事氛圍，每當任務派飛時，您永遠是那位安靜認真聆聽提示，順利完成所分配任務的教官。飛訓中從不曾看過您對學員聲言厲色的情緒反應，也因此，您所帶飛的學生沒有飛不出來的。這些小雛鷹們何其幸運能在您呵護眷顧下羽翼漸豐、展翅高飛啊！但如今，只能感嘆天道不測，造化弄人！

古來征戰幾人回

敬愛的總長：

民國七十五年，在那風雨飄搖、外交艱困的年代，您義無反顧與弟兄



「大漠計畫」，在聯誼會中表示，他深以大漠行動特遣隊乙員為榮，同時也感念所有前輩先進們的鼓勵與指導，其謙沖敬賢的性格態度深獲空軍尊長者宿讚賞。

們遠赴大漠異域，執行那「只能做不能說」的特殊雇傭飛行任務。您還記得在大漠酷暑炙熱的天候下飛行與蓄鬚喬裝中東人的往事嗎？

民國一〇四年，您以新科空軍司令的身分參加特遣隊聯誼餐聚，您說您和大夥一樣都以身為大漠特遣隊的一員為榮。言猶在耳，仿若昨日。但如今，哲人日已遠，典型在夙昔。

民國一〇七年春節前，您特地偕

夫人前來參加特遣隊的餐聚，席間殷切問候及介紹同袍弟兄，足見您看待特遣隊弟兄如家人般的重要。但如今，春節將至，卻是驚聞噩耗，您叫這群昔日同甘共苦、出生入死的大漢弟兄們情何以堪啊！敬愛的訓練官。

但使龍城飛將在

敬愛的總長：

民國八十七年，空軍人常說「測戰中心」（測評隊前身）的飛行員各個都是飛行界的箇中翹楚。但能同時對國軍現役三款二代機的飛操性能與戰術戰法都瞭若指掌、操控自如的恐非您莫屬了。當普世價值變調，國軍士氣受創時，又有多少國人知道，鳳凰能展翅、飛龍能在天、「I Don't Fly」經測評飛試到完美優異的「I Do Fly」，全仰賴您及一群優秀的空、地勤官兵，日以繼夜、不眠不休地埋首研改，甚至用生命飛試，才得以順利升空，展現在國人面前。但如今，「勇鷹」高教機飛試在即，卻再也得不到您寶貴經驗的傳承與期勉了。

三十功名塵與土

敬愛的總長：

民國一〇七年元月十日，我有幸獲邀參加「中空」慶祝八十週年社慶



作者（左）受邀參加「中空」八十週年社慶活動時，受獎後與時任司令的故沈總長（右）合影。

活動，在事前毫不知情情況下，從您手中接過我三十年寫作生涯第一、也是唯一的一座感謝獎牌。以一位陸軍出身與空軍毫無淵源的門外漢，只因勤於筆耕而有幸結識手握操縱桿的飛將軍，對我個人而言是何等的榮耀與興奮。獲此殊榮當下，真的備感光榮，受寵若驚得不知所措。但您以兄長般親切和藹的笑容，化解了我內心的惶恐不安。獎牌上「中空八十，有您真好」的字歷歷在目，但此刻內心卻悲痛萬分、百感交集直吶喊著「百世一人，沒您不行啊！」敬愛的總長。

一將功成萬骨枯

敬愛的總長：

民國一〇九年元月二日，您不改

躬親事為的軍人本色，在春節前惦念袍澤情深，以大家長的身分率部飛往偏遠駐地慰勞三軍弟兄，傳達您關愛敬謝之意。但上蒼卻在此刻以驚天地、泣鬼神，毫不留情地方式，將您及其他七位英勇將士帶走。噩耗傳來，舉國上下頓時陷入失怙般的震驚與哀戚。

四十年又四十七天的報國情操與革命情感，在您羽化升天的同時，變得格外的沉重與沉痛。除了悲慟、惋惜，也留給後人無盡的哀思與不捨。亡者已矣，來者可追。我向您承諾，一定會繼續為延續空軍「忠勇軍風」無怨無悔地一直寫下去，以報答您的知遇之恩，作為來生見面的約定。有朝一日，當有幸與您在天國一隅相遇時，才能腆顏向您報告細說，您「失意時治之以忍，快心時處之以淡。」豁達開朗的人生座右銘，在您離去後，曾啟發激勵了多少國人的心。您生命最後一刻，所展現「我死，則國生」的大無畏精神，喚醒了國軍應有的軍人魂與使命感，也喚回了軍人本該擁有的尊嚴與國人對國軍應有的尊重。尤其，您的驟然辭世，帶給國人與袍澤弟兄們的椎心之痛有多深，不捨思念之情有多長、多久。

大家好想您，敬愛的總長！